

六之刊叢時戰識知界世

動運戰反的民人本日

著如斐宋

行發店書活生地各

月六年七十二國民華中

世界知識戰時叢刊之六

日本人民的反戰運動

每冊實價壹角貳分

外埠酌加郵費

著者 宋斐如

主編者 金仲華

發行者 生活書店

漢口：交通路六十三號
廣州：漢民北路五十號
重慶：武庫街二十一號
上海：福州路三八四號
西安：長沙成都梧州
桂林：貴陽昆明蘭州
宜昌：萬縣衡陽六安

（版權所有。不准翻印）

中華民國二十七年六月初版（漢）

目次

一	從對華侵略到反戰運動·····	一
二	日俄戰爭當時的反戰運動·····	四
三	日本智識份子的反戰運動·····	八
四	左翼陣營在反戰中的統一化·····	一九
五	日本士兵的反戰運動·····	二五
六	一般日本人民的反戰運動·····	三二
七	殖民地民衆的反戰運動·····	四一

一 從對華侵略到反戰運動

自從日本帝國主義發動了侵華戰爭以來，不但我們四萬萬五千萬同胞，一致地起來誓死抵抗，世界各國愛好正義的人士，同聲指斥這野獸行動，就連日本國內的人民，也都在反對這種侵略戰爭。我們記得，當日本軍閥在滿洲投下他的侵略炸彈的時候，日本人民，特別是士兵，即已祕密地發起反戰運動。上海日本駐軍的同志組織俱樂部，鼓動反戰，成了日本將官的最大苦惱。一九三五年六月二十三日，吉林省寧安縣有一個日本士兵把整車的軍火送給我們的東北義勇軍，留書祝賀中國的勝利，自己因不能回營而自殺，已經是我們大家都知道的事實。當九一八事變後，日本軍隊由朝鮮開入滿洲的途中，也曾被朝鮮獨立黨所發動的農民，炸翻了一個列車。日本軍閥這幾年來窮兵黷武政策加害於日本人民的事實的教訓，已經使他們充分感到對於侵略戰

爭，有積極反對的必要。

日本人民在一九三一年以來的準戰時經濟之下，因為物價暴漲，現在生活費的負擔已增加了百分之廿四至卅四。租稅負擔的加重，在前年即已構成日本社會問題的核心。「赤字公債」的繼續增發，引出了日本財界巨頭故高橋藏相的「百億公債亡國論」。高橋就因為反對軍閥的窮兵黷武政策，而於轟動全世界的「二·二六事變」中被暗殺了。日本財政經濟的危機及政治社會的動盪，正隨着日本軍閥侵略我國而日益進展；日本一般人民的怨聲和痛恨，已隨着戰爭的擴大而加深起來了。

經過我們十個月的抗戰以後，日本人民反對侵略戰爭的運動，不但在它國內風起雲湧地發展着，同時也已在我們的戰場上一次次發見了。日本國內的反戰運動，浸透了智識份子的各階層，浸透到工農階級及商人階級，特別是浸透到了征途的士兵的家屬中間。至於它在華的侵略軍隊，最近也常以譁變表示他們對於戰爭的態度。朝鮮、台灣及琉球的一千八百多萬被壓迫民衆，更是在團結奮起，爭取自身的解放。反

戰的情緒充滿着日本絕大多數的人民的腦際，反戰運動已普遍於日本全國的都市和鄉村了。

二 日俄戰爭當時的反戰運動

日本人民反戰運動的事實，既不是我們的宣傳，也不是我們的幻想，就在很早的過去，日本即已發生過反戰運動。日俄戰爭時候，日本人民的反戰運動，曾經吸動過日本國內外的注意。現在，我們來根據日本人的著作，簡略介紹當時反戰運動的情形。

在明治中年，日本有一家比較開明的報館，「萬朝報社」，集中了不少新進的青年，如幸德秋水、堺利彥、內村鑑三、河上清、及石川三四郎等。他們組織了一個「理想圈」，追求着正義。這幾個青年到了日俄戰爭的頭一年，因為主張反對戰爭，和「萬朝報社」社長及其他的同事意見不合。幸德秋水及堺利彥等終於退出「萬朝報社」，重新創立一個團體，叫做「平民社」，刊行「平民新聞」，鼓吹反戰運動。

「平民社」的反戰工作是與社會主義協會合作的，「平民新聞」遂成了社會主義協會的機關報。

當時平民社的宗旨是很普通的，即完全是追求人道和正義，尤其是大多數人類所企望的三種最高理想，自由、平等和博愛。他們反對戰爭的理由，也就是從這三大理想出發的：

(一) 戰爭違反人類博愛之道，破壞社會正義。

(二) 戰爭為着資產階級的利益，而以平民做犧牲。

(三) 承認戰爭的衆議院，是地主及資本家的代表，而不是平民的代表。

隨着戰爭的危機一天天地成熟，反戰運動也隨之而日益擴大。「平民新聞」每期掲載反對戰爭的主張，社會主義協會每星期都在平民社舉行社會主義研究會，討論戰爭問題，鼓吹反戰運動。他們還舉行婦女講演會及東京近郊講演會，組織宣傳旅行隊，深入民間去宣傳，北自北海道，南至九州，各都市及各鄉村都有宣傳隊的足跡。

社會主義協會設立分會於各地，各種研究會及平民新聞讀者會，普遍於全國，也都是集中精神鼓吹反戰運動。許多外圍團體，如早稻田大學社會學會，也歸他們指導，向著同一目標前進。美國方面的日本人，還組織了日本人社會黨，山河上清指導，鼓吹反戰運動。他們極力把反戰運動國際化，企圖和俄國人民攜手共同反戰。「平民新聞」揭載過『寄俄國社會黨書』，提議和俄國勞工攜手。他們派片山潛出席萬國社會黨大會（當時的第二國際），和俄國代表布列哈諾夫握手，決議共同反戰。

當時日本反戰運動的指導者，另一方面還發動普選運動和社會主義運動。這兩種運動對於反戰運動很有積極的幫助。因為普選運動是民主主義對封建主義的鬥爭；社會主義運動是勤勞羣衆對榨取階級的鬥爭。二者都是國內的問題，能把官僚、軍閥政府所提出的人民注意對外問題的欺騙打破，而移轉人民注意於國內問題上。這是推進人民反對對外戰爭極有力的辦法。總之，日本前進的社會運動家在卅多年前即已採取多方面的方式，發動了人民的反戰運動，而日本的軍閥官僚政府也沒有法子制止它的

發展。(以上根據日人小川信一著「勞工狀態與勞工運動史」——日本資本主義發達史講序)

三 日本智識份子的反戰運動

日本的社會運動，素來就是由前進的智識份子起來領導和發動的。當然，他們是反映工農及一般民衆的意識的。在日本軍閥政府瘋狂發動侵華戰爭之前，日本一般民衆所感受到的，只是痛苦和厭惡。在他們的腦際浮動的，只是失望和滅亡的威脅。感受性最銳敏的智識份子，自然特別感覺到這一點，於是他們勇敢地站起來反對侵略戰爭，努力於發動民衆各方面的反戰運動。各階層的智識分子，已經公開地提出反對戰爭的主張，有的還在祕密中刊行各種刊物，鼓動反戰。據「密勒氏評論報」的消息，日本反戰案件早已達十六起之多，他們的反戰刊物多如雨後的春筍。例如「我們民衆的朋友」，「起來」，和「我們和平的軍人」等等，是比較著名的。

然則日本前進的智識分子爲什麼要反對戰爭呢？這是由於他們正確的覺悟和認

識。他們認為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戰爭，不但對於日本一般的民衆無益，而且有害；他們和中國的人民，不但不是敵人，並且是密切的友人。一個日本作家田畑秀雄對於日本的侵略戰爭，明白表示如下：「日本的大陸政策在各種各樣的藉口之下進行着，但是結果於國民全般的福利，沒有什麼益處。從滿洲事變到上海事變，此次更進展到中日大戰，都是在想把中國全部領土置於日本統治下的宿願着着推展的鐵證。但是今日的中國是新生的中國，已非昨日軍閥割據的中國了。舉國一致地站了起來，抱着戰到最後一人的決心，勢必延長戰爭，犧牲我們無數的同胞。失却臂膀以松杖代步而度殘命的殘廢者之羣，必將在街上拖着他們可憐的殘影吧！……」他還揭破了日本軍閥政府的欺騙，說：「……一般偉人們（指軍閥和官吏們）都說：如果戰爭勝利了，中國被征服了，日本國民的生計就可以改善了。日俄戰爭的時候，不是以同樣的說教說給國民聽過嗎？……但是那一次戰爭總沒有把國民生活改善過，相反的，只是資本家的財產越來越增加，軍部的專橫越來越加強。縱使在這次中日事變中，日本

獲得了勝利，國民也沒有享受到恩惠的指望的。反而有使企業家財閥的勢力增長和主張法西斯政治的軍部專橫的危險。因此，這只有把戰爭的重担加到國民的肩上來。何況這次戰爭未必能保證於日本有利的解決呢！」（田畑秀雄「停止侵略戰爭吧！」）

還有一個日本作家西川也說：「日本人民的窮困，完全是由於巨大戰費所致，這筆戰費是用在侵華及掠奪中國領土的上面的。這樣一來，改進日本勞工羣衆的生活的款項，就大大地減少。」「日本的糧食，爲了供應戰爭，而有四分之一儲在地方及中央的倉庫中，讓它悄悄地腐壞。」「日本從中國掠奪過來的許多土地，爲農民所領有的很少，爲地主所領有的却很多。」「滿洲被侵佔以後，日本用武力從中國農民手中搶來很多土地，但是同時日本內地的地主，也從小農手中搶去很多土地。」（節譯「團結我們所有的反戰力量吧！」）西川氏還指出日本地主兼併小農土地的事實，他說：十九世紀末棄地主所佔有的土地，只有全國三分之一，而現在已增到半數以上。他大胆地斷言：「……雖然日本軍閥口口聲聲說滿洲是一個天堂，實則無論對於

中國農民也罷，對於日本的屯墾工農也罷，都是一個地獄。」

西村氏對於中日戰爭表示的態度更值得注意，他說：「日本當局雖然一再宣稱日本爲着遠東的和平與秩序而戰，但是這次的戰爭，本質上明明是「強盜戰爭」。這種戰爭只有增加了日本人民的苦難和挑起世界殖民地再分割的戰爭的危險。我們不能再忍耐了，我們應該聯合起來，發動反對侵華的反戰運動！」（同文）

另一個日本作家金田氏在他所著的「什麼叫做人民陣綫運動」那本書上，更加具體地發表如下的主張：「戰爭招來一切的破壞。我們號召全國的同胞，所有的職業會社、勞工組合、農民組合、宗教團體、及其他一切的反戰組織，建立反戰的人民戰綫。以下是我們的要求：

（一）保衛和平，立刻停止對華戰爭，撤退在華的日本軍隊，尊重大中國的獨立，與中國人民樹立真正的友誼；

（二）反對擴大軍備和增加軍費，擁護裁軍，減少並移用軍費及其他預算於救濟

事業上：

(三) 粉碎「戰爭是創造之父」及「戰爭是文化之母」的理論，要求保障個人權利、出版、集會、演說等自由。

(根據「密勒氏評論報」一九三八年二月份第十一期)

再介紹一個日本人的「中日戰爭觀」吧，這是一封信，但却分析得更加明瞭而確切：

「我很坦白的向讀者提出一個問題：日本民衆和中國民衆是否敵人呢？你似乎要答我：不是的！我也這樣回答：決不是！正相反，我們是好朋友。

「雖然如此，我們現在却開了火，而且已經打了半年多，華北和上海一帶已經被日本軍佔領。無數的中國人民失掉了家鄉，受了傷或者死亡了。這一場大戰無疑地是不幸之至的。

「……………」

「可是誰揭開了戰幕呢？這是日本的軍事領袖，近年來我國（指日本）的軍閥甚至於可以將部長之類加委或撤職呢！人民反對法西斯的思想一天一天地廣泛了。甚至於連布爾喬亞政黨的代議員，也在國會裏抨擊軍閥。法西斯蒂想把自己脫離危險地位，因此想把大眾的注意力從自身引到別一方面，即就是向中國去。所以法西斯蒂就發動了華北侵略戰，並且擴展到上海一帶，推到全中國。這次對華發動戰爭的是政府官吏、資本家、地主和一部分沒有覺悟的人民。可是大部分人民不但不支持這個戰爭，而且希望這個戰爭愈快停止愈好。我住在鄉下，從來就沒有聽見過任何一個農民想打仗的。」

「這樣說來，中國民衆和日本民衆並無絲毫仇敵的狀態。敵人只是日本軍閥。這就是我們公共的敵人——我堅決地這樣相信着。」

「日本民衆目前雖則依然是很弱的，但他們已在醒覺中了。我堅決相信在不

久的未來，日本大眾會和中國大眾臂挽臂地前進的，自然是向着共同的敵人，喝血的法西斯蒂和可憎的日本軍閥——日本帝國主義。『一個日本鄉村工作者，荻原先生托安南同志轉過來的一封信——載於「星檢日報」。』

日本作家鹿地亘及其夫人池田幸子，因為反對日本侵略戰爭而逃出了日本。三月二十六日又由香港到武漢來，自動地參加抗戰工作。他分析日本的國內情勢及中日戰爭的前途，非常正確，他對漢口「新華日報」的記者這樣談過：『目前日本國內議論最紛紜的是侵略戰爭的戰略問題。可是法西斯論客們只知道從純軍事上去着眼，永遠不了解政治的及思想的意識。在戰略上日本的政策，只有向一個中心集中全力進攻，才能取勝。但是中國的廣大的土地，使他們感到極大的困難。若把兵力集中一處，別處的兵力便有被消滅的危險。若把更大量的軍隊輸送到中國來，國內民衆革命的爆發，更是他們的大恐怖。因此，在這一點上，永遠不能有好的解決辦法，也即是中國必然要取得最後勝利的保證。……』他還在我們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成立大會上，就中日